

方,民间屡有宫廷文物露面,包括宫廷书画,如《木兰秋狝图》、《避暑山庄图》,御笔字、唐卡、鎏金佛像、玉印和古铜薰炉等。

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,直军以胜利者进驻热河。1922年5月29日,直军北线总指挥王怀庆被委任热河都统。直军多系鄂、豫、皖籍人,初到北方,军纪极坏。在王怀庆、米振标相继续统治热河两年半期间,除残害百姓,亦对热河残存文物进行洗劫破坏,对建筑物破坏尤为严重。近数十年间,鄂、豫、皖民间亦有唐卡、御笔字、朝珠、香薰、福寿薰炉、松花古砚、菊花丝砚等宫廷文物出现,<sup>⑤</sup>皆为当时洗劫之物。

1924年,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后,奉系再度统治热河。这期间对热河文物破坏最为严重的是1926年4月5日就任热河都统的汤玉麟。汤氏先任都统,1928年12月29日改任热河省政府主席,一直到1933年6月9日,汤氏南逃,日本侵华军占领承德,汤氏统治热河七年。<sup>⑥</sup>这七年间山庄外庙古建筑濒临倾倒,汤氏不事维修,大肆拆除,变卖木料。同时盗伐古松,拆卸装修,用于汤氏在奉天的公馆。沈阳的老人至今记得当年流传的一句话,“毁了避暑山庄建起汤公馆”。五十年代辽宁省调拨给承德的文物一半是宫廷装饰品,以挂屏占大宗。六十年代从沈阳运回的“烟雨楼”铜鎏金字匾是汤氏长子汤佐荣盗运沈阳,用于其开设的饭店门上。至今尚有乾隆朝大学士于敏中恭题“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”紫檀座屏和裘日修题签的《木兰秋狝图》等重要文物收藏在兄弟博物馆。

热河文物至今仍有许多下落不明,例如避暑山庄前宫门匾额,是高宗御题,满汉蒙藏回五种文字竖写鎏金铜字匾,至今挂匾如意钉和匾钩犹在,该匾却无踪迹。

### 三、日伪时期迁运遗漏文物下落之谜

1933年6月9日,与东北、内蒙地域襟连的热河重镇承德被侵华日军占领,成为伪满洲帝国的一部分,文物亦被日军攫

为战利品。这批文物中有著名国宝“周铜十件”,还有十分珍贵的乾隆朝文华殿铜版画及孤本手卷、经书、舆地图录等等。

日本军国主义鲸吞热河之后,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极为关注。认为“避暑山庄是世界少见的园林构造,是支那之第一旅游处”,因此不仅要利用文物开办宝物馆,而且这“只是事业之第一步”。<sup>⑦</sup>1936年8月,伪“满日文化协会”组织“新京(长春)满洲帝宫营缮科派员视察热河之避暑山庄”并“着手设计热河古物展览构造”。日本的文化特工三枝朝四郎和黑田源次两次考察热河宫廷文物,表示“热心从事热河宝物馆的陈设事务”。<sup>⑧</sup>1938年夏,在山庄帑档房与阿哥所后侧建起一幢占地824平方米的“热河宝物馆”,收藏及陈列文物十四类,近一万件。<sup>⑨</sup>宝物馆不定期开放,黑田源次任馆长。1941年5月,伪“满日文化协会”以日文出版黑田氏编写的《热河避暑山庄宝物馆尊经阁》一书。这一出版物是日军文物掠夺的实证。兹简录该书所列文物概况:

第一类,御笔匾额、楹联,共十九件(副),皆清盛世作品,是珍贵的古建筑附属文物。如清圣祖“万里春”花梨嵌铜镀金匾,615×259cm。圣祖“梨花伴月”金丝楠木绿漆金文匾,660×200cm。高宗为戒得堂“镜香亭”题金漆云龙诗匾,450×210cm。高宗为“凌太虚”题楠木金字楹联,文为“赴谷远因探放之而准;在李清可会逝者如斯。”805×105cm。清仁宗题“水心榭”的楠木白漆蓝字诗匾,500×190cm。

第二类,御笔碑文手迹,山庄图诗和方志。原藏文庙尊经阁,多属孤本文物。

1. 乾隆四十四年,高宗御笔《热河文庙碑记》手卷,紫檀夹板,宋代写经纸。

2. 高宗《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记》手卷,紫檀夹板,宋代金粟山写经纸。

3. 乾隆六年武英殿版《避暑山庄图诗》,开花纸本。

4. 满文《避暑山庄图诗》,武英殿版,开花纸本。

5. 乾隆四十六年和珅等恭撰《热河